

追忆

滕永洲是山东荣成人，1945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大胶东分校战士，胶东西海军分区司令部电台报务员，胶东军区司令部电台报务主任，空军独立第一团排长，新城场站司令部参谋、导航连连长、基地通信队队长、通信营营长，第七军直通信营营长、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桂林场站站长，惠阳场站站长，枣庄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问等职务。1990年10月离职休养，今年7月24日逝世，享年85岁。

滕永洲老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曾在一次负伤后和著名战斗英雄、解放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王成斌将军在一个病床上疗伤，并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王成斌将军还曾专门邀请滕永洲老人一家赴京做客。老人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但最难忘的还是当年保卫“重庆号”的那段经历。

1949年2月26日，“重庆号”驶抵烟台，3月2日，国民党的侦察机来到烟台上空，目的就是侦察“重庆号”的停靠地点。3日上午10时左右，三架轰炸机排着“品”字形飞临“重庆号”上空，投下炸弹后逃窜。炸弹在军舰的北面爆炸，从此“重庆号”时刻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眼看着“重庆号”已暴露，党中央决定将“重庆号”开往已经解放的葫芦岛。根据上级指示，驻烟台部队组成一个80人的军管会，所有成员均为共产党员，全副武装随时准备登舰做好接收工作。滕永洲奉命调到这个军管会中，负责军舰与地面无线电台的通信联络工作。

3日下午，滕永洲和战友们乘坐

誓死保卫“重庆号”巡洋舰

——怀念老战士滕永洲

孔浩

一艘运输船准备登上“重庆号”。当时风浪很大，停靠在码头的快艇前摇后晃，人在甲板上站立不稳。船上为“重庆号”起义官兵准备的烟台苹果，也都连筐带果滚到了海里。这艘运输船是一周前长山岛起义国民党的鱼雷快艇，启动后顶着风浪向“重庆号”开去，在接近军舰时，运输船随即又被海浪抛出去几十丈远，两船之间根本无法搭上跳板。见此情景，滕永洲趁着两艇靠近时，第一个纵身跳上“重庆号”，之后其他的军管会成员也都是像他一样跳上军舰，就这样来回几十次，最后还是有一位同志没能登舰。登上了“重庆号”后，军管会成员每人都领到了一套纯银的带有“MAPPIN & WEBB”(英国近代著名银器制造商)字样的刀、叉、勺西餐用具供使用，至今一把银叉还被滕永洲家人珍藏着。天快黄昏时，“重庆号”起航。军管会成员都是第一次乘上巡洋舰，尽管有人不习惯海上生活，上船就开始呕吐，但每个人都高度戒备，生怕出什么意外。

“重庆号”上有7个电台室，机器先进，功率大，但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必须全部封闭，唯一的通信联络工具就是滕永洲临时从烟台警备司令部带去的一部比较落后的电台。“重庆

号”上，因为到处都是障碍物等原因，这部平时在陆地上效果很好的电台此刻却根本无法使用。4日清晨，“重庆号”抵达葫芦岛港口。滕永洲迅速上岸，将电台架设在码头上的一间小木房中，调好发报机的频率，手握电键，给胶东军区电台发去了“重庆号”安全抵达葫芦岛后的第一封电报。从此，军管会每天对外的通信联络，就靠这部仅有的电台。

为保护“重庆号”和全舰人员的安全，东北军区调来两个高炮连队，与“重庆号”构成三角对空射击火力网，时刻密切关注着空中的情况。3月15日上午，一架国民党侦察机从海面上低空飞来，立即遭到军舰猛烈炮火的攻击，敌机掉头逃窜，但“重庆号”也暴露了目标。果然，第二天上午，两架重型轰炸机飞来，投下了数不清的炸弹之后离去。17日下午3时许，滕永洲刚给军区发完电报，轰炸机再次飞来轰炸。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重庆号”很近的港内，弹片击中“重庆号”右侧的中部，炸开一个大洞，致舰身起火，引爆了尚未发射的炮弹，使“重庆号”电源中断，失去了作战能力。许多起义官兵被炸弹掀落到海里，甩到码头上，其中6名士兵因伤势严重壮烈牺牲。为安全起

见，上级决定全舰人员当天夜里离开“重庆号”转移到岸上。18日清晨，全舰人员转移到后山上的松林里隐蔽，对空作战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地面高炮部队。当天上午，国民党轰炸机再次前来轰炸。

后来，根据中共中央保全“重庆号”的指示，官兵们拆除舰上的重要设备，打开海底闸门，将这艘刚刚回到解放区的巡洋舰沉在葫芦岛港内。不久，贺龙同志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到葫芦岛亲切看望并慰问全舰官兵，给大家鼓舞士气，激发爱国热情，给官兵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4月4日，全舰官兵离开葫芦岛，安全到达沈阳，后分别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单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先锋，为新中国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后，滕永洲被抽调到空军，无论是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还是后来转业到枣庄，他一直从事通讯工作。离休后的他喜欢读书、看报、撰写回忆录，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回忆文章。老人一辈子和电台、通讯打交道，对业务非常熟悉，晚年时许多电报代码都记忆深刻，实是令人钦佩。斯人已逝，滕老一路走好……



▲ 滕永洲老人生前展示珍藏的“重庆号”上英国制造的银叉

曹山顶无名烈士被杀时的见证人 ▶



寻找抗日足迹

孙明春 孔浩

作为薛河源头的山亭区徐庄镇，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同时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这里曾是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所在地、鲁南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地，陈光、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均曾在此生活战斗过。可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见证了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战斗故事。

罗荣桓在七里河

原辛召乡政府驻地一路向北，就是位于大山深处的西七里河村，这里就是罗荣桓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七里河村处于一处狭长的南北走向的山套之中，村中有一棵古槐，树下有一座老碾，村支书张茂指着一旁的几间老房子说，这就是当年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旧址，罗荣桓同志曾经在此居住过。

据文史专家沙朝佩先生介绍，杨永松将军当年曾跟随罗荣桓在抱犊崮山区工作，曾写下一篇《罗荣桓政委在七里河的日子里》的回忆文章，文章中说：罗荣桓同志是在1939年11月，率领八路军115师挺进鲁南的，当时他任115师的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受日军“扫荡”形势的影响，1940年5月底，罗荣桓带着特务团的一个连，与陈光代师长带着的其他领导机关分开，来到了七里河村。进村后，就紧张地开展建立鲁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工作。那一段时间，罗荣桓的工作非常忙碌，指示相关人员为代表大会选地址，筹备粮食物资，专署的大公章也由做美术工作的同志负责雕刻出来。当年凡是来七里河的干部，罗荣桓都要亲自接见。

6月10日，鲁南抗日人民大会在七里河山南的九子峪村召开，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报告。鲁南地区专员公署的成立，标志着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建成。6月下旬，罗荣桓带着政治部离开七里河，北上与115师司令部汇合。

王六生打伏击

沙朝佩说，七里河村在山套深处，是滕、费两线的交界地，交通方便，是一处军事要塞。罗荣桓率部离开后，我军、国军，甚至日伪军、土顽等，均经常从此经过，因此在此发生的战斗故事也就非常多。

115师教导2旅5团王六生政委王六生是新中国开国少将。1943年7月31日，天刚亮，王六生在带领5团与国民党顽军打过一仗后，返回抱犊崮山区根据地途经七里河，决定在此宿营。当时的山村就四五十户人家，王六生带着警卫员和通信员到村西边的小山上察看地形。通过望远镜，他发现一个头不高，穿着老百姓服装的青年，对其身份产生了怀疑，遂冒充国民党的二营长，将计就计将其抓获。经审讯，该青年是国民党51军683团5连的侦察兵，他们的连队随后就到。王六生命令战士们分别埋伏在山脚和山顶，做好战斗准备。待敌人进入包围圈时，战士们一起射击，敌军当时就傻了眼，还没掏出枪来就举手投降当了俘虏。战斗十分钟结束，毙敌一名，伤两名，跑掉一人，俘虏100多名。而我军无一伤亡，仅消耗了几百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

无名烈士纪念碑

曹山顶村附近有一座小山，在山上一处悬崖边的几棵松树下，立有一通一米多高的石碑，碑上文字漫漶不清。经过仔细辨认，隐约看到碑上的大字为“纪念烈士碑”，左边的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菊月毅旦”，右边的几行小字非常模糊，经过识读，大意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名

士兵在此悬崖边被日伪残害，当地民众为纪念这位烈士，立起了这通石碑。

半山腰的曹山顶老村，85岁高龄的曹宝海老人谈起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老人说，那一年他依稀记得正逢集，大爷对他说，赶紧一边去，便衣队（日伪便衣）马上就来，他吓得赶紧离开。后来听说，便衣队抓了一老一少俩人，把老人放了，把年轻的在悬崖边杀了，至今年轻人的家人也没来寻找。由于年龄小，其他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高山顶惨案

转过两道山梁的半山腰，就是高山顶村，村里只剩下几户人家，其他村民都在数年前就搬到山下新村居住。沙朝佩说，他们在2006年了解到，在1940年7月，日伪军曾在高山顶村放火烧屋，抓住了13名在此宿营的八路军随营学生，拉到东山亭村河南岸杀害，村里多位老人都见证了那惨烈的场景。

高崇美老人说：“当时俺大爷高怀荣当村长。一天傍晚，从东南来了一伙学生，找俺大爷说要在这里住下。俺大爷说‘这里皮儿薄（意指日伪据点近），不能住。’一个带队的说：‘同志们脚都起泡了，走不了了，住一夜天明就走。’谁知夜里就出事了。”据高启全、高崇香、高崇银、高崇信几位老人讲，这些学生是从大炉（苍山县）来的，穿着八路军军装，有十几个带枪的。晚上，学生都睡熟了，连站岗的也打盹了。敌人杀了岗

哨，包围宅院，机枪对着大门口，伪军喊话让他们投降，鬼子见里面的人不投降就放火烧房子。有十四人突围成功，其余的学生被日伪军抓走，其中一个伤势严重的是用筐抬走的。据几位老人讲，突围学生中有个叫姜今泰的，解放后曾任徐庄乡党委书记、山亭林场场长等职。据了解，老人已于几年前去世。

东山亭村的李登海老人曾告诉沙朝佩，驻东山亭村的日伪军抓住这些学员后，在村前河南岸挖了三个坑，用毛巾将学生眼睛蒙上，每两名日军用刺刀对准一名学生的腹部猛刺。被杀害的学生年龄大的只有二十岁，小的十六七岁。在日军行刑前，年龄最小的一个被放了，也有人说是在这之前逃出去的。十二名被刺死的学生分别埋在三个坑里。埋完后，日军又手拿木棍，看哪个地方土动，就用水棍猛砸，直到三个坑里的土都不动了才离开。这一幕，李登海、王成功、葛广喜等人都在一旁看得很清楚。当时他们中年龄大的十多岁，小的八九岁。事后三个坑里的尸体被村里的狗扒出来吃了，到处是白骨。

从未忘记那些逝去的日子

